# 疑耀

二

# 叢書集成

##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疑耀

（二）

張萱撰

# 疑耀卷五

## 蒼梧寄生酒

五嶺之外絕無佳醞。近遊宦者宴會皆嗜蒼梧寄生酒。獨其性酷熟。不宜多飲。第蒼梧之酒自古有之。張華輕薄篇有蒼梧竹葉清。陳張正見置酒高臺上詩。浮蟻擅蒼梧。未審卽此寄生酒否。

## 蠐可療目

孟子陳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及食井上蠐食之李。然後耳目始有聞見。余嘗疑蠐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管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婢恨以炙蠐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則仲子之目既盲而復見者。以食蠐之李也。因閱本草亦云蠐汁滴目中。可去障翳。孟子之言不誣矣。

## 朱考亭妄評杜詩

杜子美詩有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之句。乃詩家上乘。而朱考亭引之。謂其爲心不在焉。則不得其正。眞可發笑。何異癡人前說夢乎。

## 阮宣子斂錢爲婚

晉阮宣子居貧。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固是宣子勝事。然以

王敦而與斂錢。不無損於匪人。豈當其時。敦惡尚未著耶。然其家思曠謝幼輿諸人。皆逆覩之。而宣子獨不知。何也。至其時有求入錢而不得者。其人亦自有致。宣子奈何拒之。後王敦爲鴻臚卿。謂宣子無食。鴻臚丞差有祿。宣子竟從其命爲鴻臚丞。此與阿兄遙集不肯與溫太眞同受顧命。便差一著。且宣子素不喜見俗人。遇卽舍去。何至與王敦周旋乃爾。大不及其家思曠。以酒廢職也。然宣子固可兒。何至向王敦作活。其爲鴻臚丞也。豈如思曠所云。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爲憂生計耶。

## 帝王謚號

上古帝王。皆無謚號。堯、舜、禹、湯是也。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爲文。兄爲武。然止一字而已。秦始王削去謚法。止以一世二世爲稱。漢仍秦俗。故謚亦一字。然亦皆死而定名。至唐乃生而加美謚。多至十餘字。以上者。我朝惟死方易名。然唯臣子二字。若帝王。則亦多至十餘字矣。不意元俗尚猶近古。太祖之謚。不過六字。太宗以下皆兩字。獨秦王太師巴延者。人臣也。生前輒加美謚十四字。夫考行定名。是非毫不可掩。豈以字之多寡爲美惡哉。

## 元俗近古

元俗帝王送終之具。梡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合爲棺。置遺體於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直北寢園之地深埋之。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此亦古人不封不樹者之遺意也。

以詩句定人品

李布政昌祺江西人卓爾不羣其行槩詳水東日記嘗作翦燈餘話詞雖近褻而意皆有所指故一時搢紳多有心非之者其作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皆寓言韓公雍按江西卽以公有此書不祠鄉賢因憶王荆公集四家詩不錄李白蔡天啓問其故荆公曰才高識卑言酒色者十八九夫文人遊戲筆墨二李之遭王韓亦不幸矣

滁地爲南北要地

滁州雖彈丸地亦逐鹿者所必爭也蓋淮南無山惟此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得滁州不惟可斷中原南顧卽淮南以北一望平原無復險隘足虞故宋太祖之受周禪也其威名起于清流關之斬皇甫暉我太祖之混一四海也亦起于滁州之首克孰謂地險不足恃哉

樂律不講

國朝文明之運夐出前古獨樂律一事置而不講韓苑洛邦奇嘗爲樂書行于世然未有能講解而施行之者洪武中有山西都指揮郭敬解鐘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卽合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當事者誠加意此事請開一樂律科安知無郭敬其人者出而應乎

國初乘驢

國初風俗淳樸。搢紳在京師。多有乘驢者。如草木子載李公紀爲治中。嘗有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未回。嘉靖初年。觀政進士每三四人共賃一驢。此風今不可復覩矣。

詩法

四言詩自三百篇後。絕無繼者。獨韋、孟稍近之。漢、魏而下。詞既偶儷。氣亦緩弱。至顏、陸諸篇。大非風人之旨。茂先勵志。淵明停雲。雖云古質。然尙不逮陳思王況雅頌乎。故作四言者。必以三百篇爲法。而五言古必取材于漢、魏。蓋建安諸子。猶有古風。特華采過之。故渾厚不逮耳。若潘、陸、陶、謝。則去漢遠矣。五七近體。唐初沿陳、隋之習。雖音響鏗鏘。藻思麗逸。而風骨未備。李、杜、王、孟、高岑諸子繼作。陶鎔變化。集厥大成。至於錢、劉、元、白。則涉于淺易。而才力頗弱。故作者罕尙焉。

淫亂之始

淫亂之俗。軒轅氏而下。皆未有見者。至夏少康時。浞國之君。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强禦往求之。女岐爲其縫裳。共舍而宿。男女淫亂。實自此始。

婦人遭亂

婦人不幸而遭變亂。爲人所執者。祇有一死。乃稱完節。別無他說可自解者。宋建炎間。金兵下廣陵。有妓

氏者。元獻公殊四世孫女。年十五。從其叔孝純官廣陵。廣陵破。氏在俘囚中。金人欲脅而汙之。不從。或自經。或投井。皆以救獲免。主母愛之。撫育如己出。年至三十一歲。猶無恙也。節則節矣。國破家亡。乃偷生十五年。欲何爲乎。

王導遺誅

楊用脩謂王導非忠臣。其說甚詳。余按晉書。導之罪猶未盡也。晉周札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軍事。王敦反。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以札爲會稽內史。時札一門五侯。吳士貴盛莫比。敦已憚之。及敦疾。錢鳳欲害札宗以自託。沈充譖之於敦。敦遂誅周氏。襲札於會稽。札率兵拒敦。兵散而死。後札故吏詣闕誣冤。宜加贈謚。卞壼議以札開門延寇。不宜追贈。郗鑒亦謂札宜從卞議。獨王導數爲申復。當與周顗、戴若思同例。朝廷竟從導議追贈。余謂開門延寇。乃不臣之大者。後雖中異殉身。何足以贖。壼、鑒之議。於是爲正。導乃以石頭開門爲信敦匡救。札所以忠於社稷。然則敦之舉兵內向。卽以隗協干政爲名。亦豈忠於社稷耶。夫敦之不臣。何待周顗見誅而後見其罪。卽其向石頭時。雖三尺豎子。豈受其欺者。以札而信其爲匡救。此不足責。以導而亦云然。大義滅親者不如是也。當壼、鑒議駁。導乃抗顏爭之。將誰欺乎。且札兄之子曰筵者。聞札開門納敦。噴咤慷慨。義形于色。札既可以愧死。而導乃以敦之入石頭爲匡救。以札之納敦爲忠。蓋導亦一札耳。何以謝筵於地下哉。時有周撫者。嘗爲敦從事中郎。從敦俱反。敦敗。撫亡入西陽蠻中。後因詔原敦。撫詣闕請罪。詔禁錮之。而導乃用爲從事中郎。又何疑導之以札爲忠也。導之黨

惡如此。萬世其有遺誅乎。

陶侃被誣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爲一時元勳。獨史載其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至八闇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一何誣乎。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明更甚於閨房者。且士行實懷異志。果有此夢。正令自知。人安得而知之。其說固不攻自破。蘇子瞻嘗言士行忠節可橫秋霜而貫白日。余因按其行事始末。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荊棘萬狀。終日自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穢。亦經營不怠。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鐵奔石勒。勒收爲戍將。勒卒畏士行威名。遂殺鐵。勒嘗自負。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顧憚士行若此。梅陶稱士行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欺我哉。當其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蔑有先者。逮元勳克集。實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著。夫坐擁八州。精兵在握。設士行而誠有不臣之思。其改步猶反掌耳。雖朝廷憚其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處之泰然。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獨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其跋扈。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疑其顧望。毋亦行高者毀來。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士行且溘先朝露。後嗣彫零。庾氏世總朝權。秉史筆者。能不曲徇。今乃舍其灼然

之跡。而信其夢寐之言。豈爲善觀史哉。

青紙詔

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密詔也。說者意以青紙爲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卽見。如今人挾帶文字入棘試者。於青布衣上。以藥物寫文字。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

祿命家言

祿命家言。自周以來有之。小雅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卽所値歲時日月星辰五行之吉凶也。賈誼、王充輩亦皆有祿命之說。第未知其術何若耳。惟呂才者。獨著論以深絕之。至唐乃有李虛中。嘗爲侍御史。始精其術。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支干斟酌壽夭貴賤。亦往往有驗。卽今所傳子平是也。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算。洋曰。君侯本命在申。而於申上之石頭立治。金火相爍。水火相煎。故受害。導卽移居東府。病差。不知其術與今同否。余謂星相之家。自有其理。原非幻妄。第非如今之術士所能推測耳。術可不信。理可不信乎。大都十而不能得六七。不足以見造化。十而不失三四。亦不足以見造化之巧。無論星相。卽醫術亦然。初學之醫。十亦能活二三人。三世之醫。十亦常失二三人。是人之生死。自有定數。非醫之功。亦非醫之罪也。

司馬遷論五音

宮商角徵羽五音。乃天地間自然相生者。司馬遷以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是反

其所剋也。豈別有說乎。請以質之知樂者。

改元

道藏中三一等經。有平初、太始、元景、延和、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皆云上境年號。然則上境亦改元耶。何怪乎漢武帝。可發一笑。

州里難行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余謂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者難也。何者。州里得之於常。蠻貊得之於蹔。蹔者易持。而常者難免也。士固有爲天下之通貴而不見齒於州里者。可不慎哉。

漢昭烈顧命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法雖不同。但毫無私意區別其間。無非欲乂安天下而已。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既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晏駕顧命。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處此。而劉氏興矣。夫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也。凡高祖之子孫。皆得而有之。何必拘拘於子禪。乃爲漢祀不絕耶。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己。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爲。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

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爲孔明置詞矣。

更漏

歷法自古重事。至國朝。卒無士人能究心者。民間更漏晷刻。毫不可據。昔張忠定公數領郡事。其寢室中必張燈灶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必令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治以罪。今郡邑守令。且有不知銅壺滴漏爲何物者。又安望其如忠定之更漏分明也。

學官

國朝設官分職。祇具空名。惟郡邑學官爲甚。不肖者無論已。卽翩翩文采者。亦僅以筆札給事上人爲要務。至於作養人才。講解經籍二事。則毫不經心。余憶宋政和中有建言者。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故鄒公浩嘗爲潁昌府教授范純仁爲守。嘗加禮重。一日純仁欲鄒公爲撰樂語。鄒辭不爲。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廣厲學官者。

邵堯夫不娶

邵堯夫四十餘歲始娶。至四十五歲始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豈其幼年斷意婚娶。至是乃念及不孝爲大耶。陳希夷嘗相种明逸。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六十歲卒。古人不娶者衆矣。若明逸者。豈天欲其無後耶。

險字押韻

詩家押韻。遇險字雖宗匠亦難藏拙。而近體押韻尤難。他且勿論。即杜少陵數押爲字。終不能佳。送王侍御往東川。此贈怯輕爲。從驛至東屯。一學楚人爲。同舍弟宴書齋。書齋能爾爲。宴楊使君東樓。樂任主人爲。贈畢曜。顏狀老翁爲。偶題排律。餘波綺麗爲。皆足掩口。

世宗崇道教

世宗晚年。專事祠禱。每有賞罰。或聽於神。歲己卯。周太常怡爲給事中。嘗疏斥時相嚴嵩、翟鑾。言甚剴切。疏中有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未銷之語。相嵩以間入。詔廷杖下錦衣獄。乙巳。始以箕仙言釋之。未幾。又以熊尚書浹格營箕仙臺。復逮怡。丁未。二殿災。又釋之。時京城中相傳。上實聞空中有神語。當釋三人。謂御史富平楊爵、工部郎中泰和劉魁、及怡。皆以言事同繫云。怡、寧國府人。

晉八伯

晉時兗州八伯。擬古八儁。阮放曰宏伯。郗鑒曰方伯。胡毋輔之曰達伯。卞壼曰戕伯。蔡謨曰朗伯。阮孚曰誕伯。余知之矣。至劉綏曰委伯。羊曼曰黯伯。不得其解。時兗州又有四伯。以擬四凶。張嶷以狡妄曰猾伯。羊聃之狠戾曰瑣伯。擬之於凶。彼固低首而以江泉之能食爲穀伯也。史疇之太肥爲笨伯也。亦以凶擬之。能無反脣。

燈夕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謂起于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史記無其文。豈史記復有別本耶。宋太宗朝。又不獨上元張燈。七月之中元。十月之下元。亦皆張燈。故上元皆不禁夜。至淳化元年庚寅。乃詔罷中元下元張燈。惟上元仍舊。至今因之。

## 蘇東坡寓惠

余嘗怪蘇東坡寓吾惠最久。寓惠錄所載一時邂逅。止翟夫子、羅浮道士二三人。別無有交往者。其文字書畫。徧遺海內。而吾惠絕無片紙隻字。豈其時未有能識公者。抑無一人足與言耶。偶讀公答李端叔書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摧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乃知當時惠人士知公者固少。卽公亦且深自韜晦。知希我貴。豈不信哉。

## 韓昌黎登華山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嘗登華岳之巔。顧眄險絕。恐不可復下。遂發狂痛哭。因絕遺書爲訣。且譏好奇者之過。華陰令百計取之。乃能下。宋沈顏爲之說。謂昌黎憤世之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知止。故身危而踣蹶。不知稅駕之所。世儒亦信從之。余謂不然。趣榮貪位。孰有過於昌黎者。其登華巔而痛哭也。誠有怖死之心乎。及讀隱居詩話。引昌黎答張徹詩。洛邑復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回轄。金神所司刑。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蘚滑拳跼。梯颺颺伶俜。悔狂已咋舌。垂誡仍鐫銘。則沈

顏之妄說益較著矣。

戴逵阮瞻

晉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阮瞻亦善鼓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人皆知安道之高抗而不知千里之以恬淡爲高抗也。

邊韶

漢邊韶嘗爲老子碑銘。謂孔子學禮於老子。時年十有七歲。按世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誡其子必師孔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焉。其次又云。敬叔與孔子適周見老子。詳史之所記。皆非一年中事。況孟釐子卒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蓋年三十有五矣。韶不詳究史家之旨。以大聖人事昭著耳目者而亦誤用之。何貴乎五經笥也。且韶以老子與子西同傳。深詆班氏之失。至於與韓非同傳。何爲置而不論。韶卽爲五經笥。是亦未聞道者。

孫叔敖

楚孫叔敖。左傳載爲蔿敖。又爲蔿艾獵。杜預稱爲叔敖。它書但云孫叔敖。未知其名爲饒也。隸釋錄楚相孫叔敖碑。乃知名饒。古之難博如此。及云。高棁改幣。乃敖革故易俗之事。乘馬三年。不別牝牡。皆可以補左氏之闕。

## 寒食

寒食節。荊楚歲時記云。去冬至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歷當是春月清明前二日。或謂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歷家以餘分演之也。元微之連昌宮詞有云。初過寒食一百六。特勑宮中許然燭。一百六又在清明前。寒食後。古人寒食之節。初無定時。後人旣合爲一。而又指爲三月之三日。恐不可信。民間値此節。斷火凡三日。齊人呼爲冷節。又曰熟食。又曰禁煙。又按桓譚新論。太原郡民以隆冬禁煙五日。後漢周舉傳。太原士民。每冬中輒以介子推焚死之故。一月寒食。莫敢舉煙。舉爲幷州刺史。以盛冬去火。損殘民命。禁止之。俗遂頓革。則此節又在冬仲。非春月矣。禁火三日。或五日。或一月。其風俗之不同乎。初學記所載琴操注。又謂介子推以五月五日焚死。晉文公哀之。每値是日。禁民間不得舉火。則寒食之說。又非冬仲。是寒食之節。其說有三也。及考左傳、史記所紀介子推事。絕無焚死之文。惟晉乘及漢劉向新序乃云。子推隱於介山。文公求之不得。遂以火焚其山。子推堅不出。因以焚死。余按晉乘文字。大非春秋時口吻。其爲僞書無疑。蓋傅會劉向者。不足據。然亦未嘗明言春月冬中及五月也。先賢傳、鄴中記皆因之。余謂介子推事當以左傳史記爲信。焚死之說。甚爲謬矣。晉文公好賢下士。豈有賢人不肯出。遂以火焚之。其說不攻自破。則寒食禁火。自別有說。非爲子推。斷可識也。余偶閱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禁火當是周制。但司烜氏徇火禁。乃出火。非禁火。豈欲出新火。故亦禁舊火乎。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

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其說益明矣。

上墓設烏飯

寒食節上墓。其制亦未見于古。獨鄭正則祠享儀曰。孔子許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節。則四時皆可上墓矣。五代史帝紀云。寒食野祭。焚紙錢。亦止言野祭。又未嘗明言上墓。唯唐開元勑上墓以寒食日同拜掃禮。此後世寒食上墓之所由起也。夢華錄乃云。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饗墓。又非以寒食也。此則風俗之不同耳。余里中上墓。皆以清明重陽二節。獨清明日上墓。必以烏飯。其法先以青蘞漬米。搗楓樹葉染之。亦非無謂。零陵總記。居人遇寒食節。以楊桐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乾石鼓飯。楊義與許遠遊書。故服餌不即此物。陶隱居登眞訣亦云。太祖眞人有此法。又法南大竹葉煮汁漬飯。名曰黑飯。故杜甫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圓明青餌飯。光潤碧霞漿。余里中烏飯。即此法也。第古人雖有此飯。非以上墓。上墓設烏飯。豈亦薦其時食之意乎。

生兒詩

蘇東坡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朱晦菴生。其父松於晬日亦作詩。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二公皆一意也。然士大夫生子而遇此時作此詩。亦世道之不幸乎。

以行呼

朋友相呼以行數。唐宋以來皆然。其俗起於北齊。張稷爲豫章王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來嚮呼名。呼爲劉四、張五。前此未聞也。第此等相呼雖雅。亦近于狎。黃山谷嘗避暑於李氏園亭。題壁云。荷舞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迴。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見之。言於坡公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公亦改容。然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足以相當矣。

## 社稷

禮記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有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曰。共工氏有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句龍、卽后土也。厲山氏之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爲稷。是后土乃社之神。柱乃稷之神矣。至蔡邕獨斷則曰。周棄生而能植百穀。稷乃百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此說爲是。蓋稷之神。乃空名。非實指棄與柱。社之神。亦空名。非實指后土也。又有祖社之社。冬官左祖右祖。風俗通曰。共工氏有子修。好遠遊。沒而祀爲社。故出行者皆祀之。說文云。祈清道神謂之社。晉稽含社賦序。有事於遠者。吉凶偕名。是共工氏有二子皆爲社神矣。又有社日之社。亦實無定神。歷代皆以國家所乘五行之運爲之。亦無定日。杜工部社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話以爲誤。不知史記年表秦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分耳。

## 二氏

佛藏惟四十二章經。其來甚古。第未知果出于佛否。維摩經亦南北朝作。如小乘諸品。皆西僧爲之。道經

獨道德、南華、列禦寇、丹經、黃庭、陰符諸篇尚可觀。其餘皆僞書也。余嘗欲取二氏書刪之。佛藏擬所存者。不能十之一。道藏擬所存者。不能百之一。未審功力能及此否。

##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監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走當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蹇。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撾箠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不及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爲故里第石筍發井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 女兒把子

今江南女兒未破瓜者。額前髮縛一把子。卽張子野詞垂螺近額。晏小山詞雙螺未學同心結。垂螺雙螺。卽把子也。

## 諸葛入蜀

諸葛孔明棄荆州入蜀。蘇老泉甚詆其非。世儒多是之。而不知其說本元魏崔浩之對毛脩之也。詳毛脩

之傳。

疑馮宿代韓昌黎之筆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委未有能識之者。其論佛骨疏。宰執疑其同幕馮宿代筆。亦是怪事。宿、浙之東陽人。貞元中進士。歷刑工二部侍郎。有格後勑三十卷行于世。弟定、審、寬、皆進士。俱以文名。

觀日出入

周穆王駕八駿。欲西觀日所入處。秦始皇作石橋海上。欲東觀日所出處。英主好奇類如此。

東漢碑文

東漢文字碑碣之類。多有不成文理者。如咸陽令唐扶頌云。造立授堂。四遠童冠。摳衣受業。著錄千人。夫以講堂爲授堂。又四遠童冠爲句。其下云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五六者、用冠者五六人。六七者。用童子六七人之文也。此何等語。

篆體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上。秦李斯眞蹟。不可復覩。唐李陽冰。乃斯之復出也。自江南徐鼎臣鉉。始變而爲肥。已遠於古。然猶不失古意。至元趙子昂。素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胍豕。然不知子昂天資高邁。所書自過于人。俗子輩塵胞陋質。欲逐其迹。乃畫虎不成、反類狗耳。

獸名窮奇

神異經。後人僞書也。漢東方朔詼諧。好言奇怪。故此經托名朔耳。且其文甚陋而野。非朔之筆明甚。第所載有獸曰窮奇者。言見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見奸邪之人。則擒禽獸而飼之。此亦非苟作者。豈有激而云然耶。山海經有云。邽山有獸。狀如牛。蝟毛。曰窮奇。音如嗥狗。能食人。郭璞注。或云似虎。一名神狗。則實有此獸。未知同否。

繡襦傳奇

今俗演繡襦傳奇。鄭元和殺駿馬奉妓人李亞仙。此乃元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人順時秀事也。

古裝書法

今祕閣中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糊法何似。偶閱王古心筆錄。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經。接縫如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麵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粘紙。永不脫落。堅如膠漆。宋世裝書。豈卽此法耶。

秦始皇年歲

秦始皇十三歲嗣位。歲在甲寅。是年漢高祖始生。始皇元年爲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乃自立爲皇帝。三十八年辛卯。始崩。是在位三十七年。而稱皇帝止十二年也。

持齋

宋文帝嘗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迫。以身徇於世。不獲從志。跋摩曰。刑不失命。役無勞民。則風雨順時。寒煖應節。百穀滋榮。桑麻菀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爲齋耶。噫。今世之愚民無論已。余嘗見縉紳間。有手不離念珠。口不離南無。斷葷止酒。持誦飯僧。作大功德。然而貪殺甚於盜跖者。豈未聞跋摩之語耶。

## 五刑

古今考謂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起在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刻額、截鼻、刖足、割勢四者。皆肉刑也。余閱黃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不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語。則黃帝時已有宦者。是黃帝時卽有宮刑也。余意鴻荒之世。禮樂刑罰。雖不能如後世之詳悉。第其大槩。在黃帝時皆已創立。五刑其或起于黃帝乎。但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其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按愼子云。以畫跪當墨。草纓當劓。履扉當刖。艾蹕當宮。是以尙書曰。五刑有服。故凡斬人體鑿其衍形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則黃帝時。又似五刑未設。何以有宦者。請再考之。

## 張德釗書石本孝經

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字。獨孝經云。不知所書何人。余閱它書。乃知孝經。張德釗書也。德釗曾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

生而有文在手

魯公子季友生而有文在手曰友因以命之初疑其妄及閱唐元和姓纂堯之長子監明死而子生有文在手曰劉故封於劉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爲武氏又南氏姓源韻譜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長封荆州號南赤龍又鮮于氏血脈譜子仲之子曰文生而有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及長封漁陽爲燕附庸又閻氏唐表周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閻康王封於閻城又薛氏血脈譜文王曹夫人見赤龍交而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以爲氏此皆譜牒家之言多不足信然季友之說世亦有之非妄也

戒蠟

僧家言僧臘者猶言年歲也又言戒蠟者臘當作蠟余偶閱一內典西方結夏時以蠟爲人其輕重相同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不差則爲念定而無妄想否則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故謂之曰戒蠟非年歲之臘也

受財產

李藥師受張仲堅家產張建封受裴尚書資財既居之而不辭入室之初婢僕有不用命者即鞭撻之英雄行事大略相同

玉牒

宋朝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皆世系與朝政相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也。

## 火葬

姑蘇火葬。雖屢經禁戒。恬不爲止。蓋其俗自古已然矣。元祐中。范純仁嘗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純仁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仍自作記數百言。曲折委致。以規變薄俗。而俗始稍變。第姑蘇、純仁之鄉也。能變太原。而不能變其鄉。何耶。

## 蓴鱸

張季鷹見秋風起。輒思蓴鱸。世皆知其有初服之想而已。余閱本草。蓴鱸同羹。可以下氣止嘔。豈季鷹在當時。意氣鬱抑。遇事嘔逆。故作此念耶。

## 牛頭阿旁

古帝王多有云蛇身牛首者。非眞身如蛇首如牛也。今相家者常稱人爲鶴形虎形。其人豈眞如鶴如虎哉。陶宏景乃疑佛氏所述地獄中有牛頭阿旁者。爲三皇五帝。何怪誕若是。

## 鉅靈

鉅靈之迹。傳載所紀。多在蜀中。水經所稱鉅靈。謂河神。漢武帝內傳。東都進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爲鉅靈。蓋名同而神異也。

皇帝王

魏了翁謂皇帝王三者皆節惠易名之謚也人主生稱皇帝自秦政始漢高帝遂因其陋至今不改是生而爲謚也故三皇五帝三王皆後人所謚者第今之有天下者不稱爲皇帝將何稱耶安得此老復起而詰之

梅竹宜瘠地

梅與竹皆植物中有幽致者然梅以古爲韻竹以堅爲材故肥壤植梅雖華茂而其韻常乏以枝幹不蒼也肥壤植竹雖森發而其材常脆以枝節易蠹也宋葉夢得善種竹後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其質堅實斷之如金石以爲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之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於竹而悟梅不宜肥壤又於梅與竹悟人間世之瘠者爲藥石而肥者爲疢疾也

藥樹監搜

元徵之有詩曰松門待制應令遠藥樹監搜可得知余初不曉監搜之義又疑藥樹爲有誤及閱龐元英文昌雜錄亦爲藥樹豈樹有名藥者耶抑或可爲藥之樹也若監搜則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檢而以監察御史掌之其立位在藥樹之下至太和元年始詔停此制云

佛書可疑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書蓋經數譯而後成因憶契丹初入中國者實名安巴堅時李琪譔賜契丹詔乃

作阿布機。後有歸自敵中云。敵人實呼爲阿保。非阿布也。身毒國在漢時。譯作捐篤。其後又譯作乾篤。復名之曰乾竺。今且爲天竺矣。譯者但取語音相近。不問字義云何。設有人持中國所行五千八百卷往彼土。不知與當時雙樹下語一一契合否。

## 漢閩之誤

三歲一小閏。五歲一大閏。自唐、虞已然。若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皆書閏九月。蓋秦之歷法不明。凡應置閏者。皆總而致之於歲末也。其亦據左傳所云歸餘於終。而誤用之者耶。

## 媚嫽

今世諢語宿娼客曰孤老。世多不解其語。余閱要雅。游堵曰媚嫽。媚、胡故切。嫽、力到切。皆戀惜意。因憶史記秦始皇母后所幸曰嫪毐者。正義云。嫪、躬到反。毐、酷改反。索隱云。嫪姓。毐名。漢書注。嫪氏出邯鄲。王邵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與嫪毐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廣韻亦云。毐者、無行之稱也。則非名矣。今之呼游堵爲媚嫽也。其起于毐耶。是嫪毐非姓名。而索隱及漢書似誤矣。

## 珠池

廉州珠池。乃海之港也。劉恂嶺表錄異記。謂海邊之中有島。島上有大池。其底與海通。豈恂之所見。別有島上之池耶。

## 烏寶

元高明有烏寶傳曰。寶素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爲厭。草窠子貧氓。卽傾心願見。終不一往。尤不喜儒。雖暫相往來。亦終不能久留也。余之不能爲烏寶主人也固宜。

石有生長

漢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乃磨崖也。洪适隸釋謂此碑崖石增長。字體失眞。余頗疑之。崖石豈有增長之理。或吾蘇所蝕耳。後遇李觀察開芳。爲言皆江傅公夏器祖墓有一石笋。初僅尺許。歲漸生長至三尺餘。公遂爲南宮第一人。相墓者以此石筍爲貴徵。其族人妒忌。夜折之。遂不復長。故公位僅至員外郎。乃知洪氏之言非虛也。

子孫用祖宗樂

韓苑洛論樂。謂祖宗之樂。決不可奏於子孫之廟。豈可以子孫坐於上而呈祖宗之形容哉。子孫有功德者。宜別爲樂。蓋子孫之樂。則可奏之祖宗之前。以慰悅祖宗之心也。此說亦近理。第樂所以象成功。子孫豈一一皆有成功者。功之未成而欲舍祖宗之樂。未知有事於廟時。用樂乎。不用樂乎。安得苑洛復起而質之。

骨董

骨董二字。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朱晦菴語類乃作汩董。今人作古董字。其義不可曉。

## 拾青紫

世人皆知拾青紫如拾地芥爲夏侯勝語。而不知青紫二字何所本。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皆官階之極崇者。故云拾青紫。謂紫綬青綬也。顏師古注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余因詳檢史漢諸書。漢卿大夫未有服青紫者。顏師古但據當時所見爾。

## 種竹

種竹者必以五六月。雖烈日無害。世言五月十三日爲竹醉日。可移竹。余居田間。好種竹。不必此日。凡夏月雨天皆可也。若杜少陵詩。西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又以冬而種竹。石林避暑錄所載。嘗依少陵詩於臘月種竹。卒無一生者。豈地有不同耶。

# 疑耀卷六

## 茶

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文正資暇錄。謂茶始於唐崔寧。黃伯思已辨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子才魏收勘書圖。已有煎茶者。南牕紀談謂飲茶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閱吳志韋曜傳。賜茶荈以當酒。則茶又非始於梁矣。余謂飲茶亦非始於吳也。爾雅曰。檟苦荼。郭璞註。可以爲羹飲。早采爲茶。晚采爲茗。一名荈。則吳之前。亦以茶作飲矣。第未必如後世之日用不離也。蓋自陸羽出。茶之法始講。自呂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此古人所不及詳者也。

## 林逋

林逋居孤山。畜一鶴。客至。則童子放鶴。逋見鶴即歸。其好客如此。宋江鄰幾作雜志。載許洞嘲逋詩。有豪民送物伸鵝頸。好客窺門縮鼈頭之句。蓋無根之謗也。鄰幾載之何意。李畋聞見錄載和靖隱居。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逋聞之。即懷詩文求見。濟乃以文學保薦逋。及詔下。唯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不學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兩失之矣。夫以和靖之高隱。而猶以詩文取譏。亦不念古人身既隱。文焉用之語也。今之自稱山人者。又何以文爲哉。

## 樂府之誤

樂府本以被管絃者。今所傳古樂府詞。多不可讀。沈休文曰。樂人以聲音相傳。大字是詞。細字是聲。聲詞合寫。愈傳愈訛。至今遂不得其解耳。故後人作古樂府。止用其題。不襲其意。亦不諧其調。如朱鷺則詠鷺之色。艾如張則詠射雉事。或五言。或七言。或近體。或歌謠。皆如詠物體。蓋自魏而後皆然。不特唐人也。至於可被管絃與否。不復問矣。

書簡用死罪

侯鯖錄謂晉、宋兵革之間。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晉人書啓多用死罪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余謂不然。漢蓋仲舒詣丞相公孫宏記室書。已前用之矣。

張楚

陳勝自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今立之爲張也。而師古從晏說。余謂兩說皆兼爲是。立楚而號曰張。猶大唐皇宋大明云爾。

王弼註利貞

王輔嗣註易。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不性其情。言不以性制情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止此四字。不知宋儒費幾多說話。

孔子責冉求

季氏伐顓臾。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孔子不責由而責求曰。亡乃爾是過與。且呼其名而責之。此正寧有盜

臣意。

王道王路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疏上言王之道爲正道。王之路爲正路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沈集傳亦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詞叶韻耳。抑何鹵莽也。箕子作洪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徑。至於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

夷齊不食周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蓋不食周之祿。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爲宰。與之粟九百是也。時夷齊特不欲爲周之臣。故辭其祿耳。若自耕之粟。未嘗不食也。餓而采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非止食一薇也。周土之毛。卽所耕之粟。亦毛也。程伊川之說得之。特未發明耳。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得無誕乎。宋石曼卿謂夷齊不死於周之土。而死於蒲阪。以蒲阪爲堯舜揖遜之區。蓋有深意焉。第首陽之山。散見各郡國。諸家紛紛。未有的據。夷齊之死。或在首陽。或在蒲阪。宜再詳之。

獬豸

獬豸性忠。能觸不拜。咋不正。見於往籍。不一而足。宋羅泌不以爲然。因引齊莊公有臣曰王國甫。與東里徵訟。三年不決。乃令二人共一羊。盟於社。二子相從刲羊。以血灑社。讀王國甫之詞已竟。東里詞未半。羊

起觸之。是能觸不直者。羊之性也。不必獬豸。余因憶里中故老嘗言。有重辟甚冤。歷數官皆不能直。有一郡守復判此獄。而郡堂一鹿。闖至公案上。銜其文卷嚙碎之。左右不能奪。郡守心動。遂反前斷。而冤者得白。是鹿性亦能知曲直矣。鹿與羊。凡畜也。能知曲直。況神羊乎。能知曲直者。有羊與鹿。而可謂無獬豸乎。天生神物。自有出于常理之外者。草木最爲無知。尚有指佞之草。而謂無獬豸者過也。第許慎又以獬豸似牛。與神羊之名戾。或羊類。或牛類。所不可知耳。

## 伯益之壽

孟子稱伯益避位於禹之子啓。詳閱諸書。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逮事其父。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矣。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是伯益年必二百六十歲。乃及禹之傳位於啓也。堯之諸臣。壽最高者。惟彭鏗、皐陶、伯益三人。而皐陶年百有六十。則前聞之彭鏗。或云卽彭祖。或云非是。獨未聞伯益二百六十歲之說。豈孟子別有所授耶。

## 堯舜被誣

堯、舜、禹以聖人爲之君。又以聖人爲之臣。禪受之際。昭著往策。豈復纖芥可疑。而竹書紀年謂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故相之湯陰有囚堯城。又謂舜旣囚堯。遂堰塞丹朱。使父子不相見。故鄄城西又有堰朱城。瑣語因之。亦曰舜放堯於平陽。而任昉記亦以朝歌有獄基。禹囚舜故地也。於是劉知幾遂疑舜廢堯。旣立其子。俄又奪之。嗟嗟。堯、舜、禹而猶不免於稗官小說之妄議。又何怪乎秦火耶。余按竹書紀年。出於

魏、晉間。是時魏、晉得國。無不篡弒者。知無以自解於世。而逢君之臣。僞撰此書。爲主分謗耳。竹書又云。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相之。仲壬崩。太甲立。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後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夫太甲伊尹之事。見於尚書孟子者。不可信耶。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杜預乃以竹書而疑伏生之尚書爲有昏妄。則以小人心置君子腹者。不獨劉知幾矣。

## 鼻天子冢

舜封象於有庳。卽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今零陵尙有有鼻墟。羅長源謂鼻庳音相近也。余按幽明錄。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今一統志亦載之。始興屬今南雄府。而南康記亦有鼻天子城。先儒或謂始屬始興。今屬南康。故一統志於南康不載鼻天子城冢。豈南康始興古皆爲楚地。傲象雖封於零陵。及卒。乃葬于南康耶。然南康、始興去零陵遠甚。象封于零陵矣。卒乃葬于始興耶。余竊惑之。一統志又云。始興鼻天子墓。昔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器飾皆金銀。俄聞墓內擊鼓大呼。懼弗敢取而返。夫銅人殉葬。乃出於末代。非有虞之世所宜有也。此鼻天子非象明甚。羅長源作路史。於古今疑誤最爲詳核。而亦以始興之鼻天子爲庳象。何也。

## 張生夢舜

舜號泣於田爲怨慕。孟子必有所據。述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所業。生曰。孟子。舜問何人也。

生誦其書。至號泣怨慕章。舜謂孟子不能善傳其意。朕之泣怨已不合於父母耳。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想舜當時用意。亦合如此。第所述夢中舜語。謂孟子爲不知而作。則孔子之語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則又孟子語也。孔、孟生於舜之後凡若干年。舜既死而亦習孔、孟語乎。其誕妄如此。羅長源路史亦引據之。殊足掩口。

## 儒釋相通

儒不可不通釋典。釋亦不可不通儒書。離之則兩傷。合之則並美。雷次宗、周續之嘗從釋慧遠受毛詩鄭氏箋。今世佛子多以不能習儒。乃去而爲釋。欲其闡揚元教。烏可得哉。

## 九言詩

古之詩。自二言以至七言止耳。後人有八言。以毛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爲八言之始。獨未有九言者。摯虞流別論曰。洄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指爲九言。余檢諸本。皆云洄酌之章。章五句。則非九言明甚。顏延之亦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故仲治云然耳。今之詩有九言者。其法非古也。

## 司馬溫公之貧

今制黃册。凡糧米多者。自立一戶。糧少者。共立一戶。此宋制也。司馬溫公罷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兄郎中公爲戶。謂糧少不自立戶也。以宰相田糧。不能自立一戶。亦足以廉頑矣。第未知其產所入若何。今

蘭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柄國十年止守祖父遺產瘠壤四十七畝毫不加舊若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所致於公無與余從公遊二十年猶未悉公及公捐館其里人數爲余言如此公之相業不具論獨清修一節則司馬之後如公者指不多屈矣

琴辨

世本曰琴作於神農而琴操曰作於伏羲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孫叔然曰音多變聲流離也此伏羲之琴也樂錄曰二十七絃郭璞從之未詳其制之長短何如中華古今注曰二十五絃琴或曰二十絃皆失之而樂錄爲正按伏羲以木王三與八皆木之數也故三其九而二十七爲之絃耳廣雅曰伏羲琴七尺二寸則八其九而七十二寸爲之長也亦以木爲數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五分五絃邢昺曰此常用之琴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者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至文王、武王始加大絃爲君小絃爲臣五絃第一爲宮其次商角徵羽二絃少宮少商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十三徽象十二月加閏此卽今之琴也夫以伏羲之離而名之曰大琴乃後人名之耳比琴爲大故曰大琴在伏羲時止名離不名琴也少宮少商二絃始於周耳而減二十七絃爲五絃減七尺二寸爲三尺六寸六分與名之爲琴也皆在周之先也不知始於何時請以俟知者

九河考

古之九河諸書相傳者曰馬頰卽馬篤河曰覆釜河曰鉤盤河曰鬲津河曰徒駭河卽徒河皆在今濟南

府境。而胡蘇河、簡河、潔河皆在滄州。又云。徒駭河亦在滄州。惟太史河莫詳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累集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立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戾者。班固以潫沱爲徒駭。而不知潫沱與徒駭不相涉也。樂史於馬頰。又以漢馬篤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其說。乃謂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鎮。閼八流以自廣。宜蔡九峯深折其非也。夫曲防齊桓之禁也。豈躬犯之。卽霸者輕變古而重於自利。然河水可塞而河道可盡平乎。酈道元水經注獨曰。九河碣石。苞淪于海。程子宗之。乃援尚書禹貢夾右碣石之文。謂九河果從碣石入海。今兗、冀之地。皆無碣石。而碣石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是九河之說。當以酈道元爲正。今之治河者。輒言九河故道。穿鑿求之。宜乎支離而無益于河矣。

## 龍涎香

龍涎香。眞僞難辨。按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值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閒。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又有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其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風漂至岸。人取之。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白者如百藥煎

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往歲有詔求龍涎香。而眞僞莫辨。余故錄之。以廣時人耳目。

漢碑

孫宗鑑東皐雜錄。言漢碑額多篆。身多隸。是矣。獨云隸多回。篆多凸。則洪适之隸釋。歐陽修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皆未及也。豈漢碑尙有遺於三公之見聞者耶。

柴桑

山海經所載。皆山川之大者。獨未載廬山。而止載柴桑之山。郭景純曰。柴桑山在潯陽南。與廬山相連。余意廬山舊當名柴桑。及匡君兄弟廬之。遂稱廬山耳。今以柴桑別爲一山。而曰與廬山相連。似誤。

荔枝

荔枝之名。諸書皆未詳其義。扶南傳謂結實時。枝弱蒂牢。不可採。皆以刀斧剚取其枝。故以爲名。余按荔枝之樹甚高大。惟樹杪結實最多。故採者不能攀其枝。多連枝斫之耳。蒂牢之說。殊不然也。

消摩

呼藥爲消摩。詳杜蘭香別傳。蘭香降嫁張碩。碩問禱祀事。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謂藥。余意消摩按摩也。今治病者有按摩之術。

擊壤

堯民擊壤。壤以木爲之。其形如屨。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爲上。今京師中兒童猶有此戲。或以桃。或以甓。其擊壤之遺乎。獨吳盛彥有擊壤賦曰。論衆戲之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化勢。罪一殺兩。或擊之法。與今不同耳。

以糟飼馬

今京師官馬。雖有芻豆之給。皆爲馬軍乾沒。日惟以枯糟飼之。故雖有良馬。不一二年輒斃矣。海馬骨者最巨。水火俱不能毀。惟以糟漚之。遂腐。海馬、神馬也。其骨且畏糟。今乃以糟飼凡馬乎。然京師售馬者云。糟飼之。可暴壯。惟其暴壯。是以易斃。

家里

白樂天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今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人言家里。本此。

五大夫松

秦始皇封泰山松爲五大夫。此秦時第九爵也。非謂五株松爲五員大夫也。今人相傳爲一松封一大夫。

五松五大夫殊謬。

芍藥握椒

毛詩溱洧之卒章。贈之以芍藥。芍藥破血。女人無子當服之。故芍藥之贈。爲男淫女。東門之枌。其卒章貽我握椒。椒氣下達。可以壯陽。故握椒之贈。爲女淫男。此先儒之俚談。然理或有之。

千文

千字文。劉公嘉話曰。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鬚髮皆白。南史文學周興嗣傳又云。武帝敕魏文于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興嗣韻之。非殷鐵石也。又有一說。武帝喜鍾繇書。而祕書省所藏鍾繇眞蹟甚多。獨年久浸滅散亂。令興嗣韻之。爲千文。未知孰是。今世有鍾繇千文。與興嗣所韻者不同。乃後人僞撰也。

蘭香

余里中製蘭香。乃以土香曰白木香者爲骨。卽今牙香粗榦也。剉成片。以水漬之數日。去其木氣。然後暴烈日下。候乾燥。方採樹蘭花與此香片。用紙包裹。復暴于烈日。凡數易花而後成。樹蘭一名珍珠蘭。今俗云傳於吳商。不知此薰香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廣始。不始於吳也。余閱宋葉寘論香品。吾廣故有吳氏者。以薰香獲富。素馨茉莉柚子花皆可爲之。顧文薦負暄錄亦云。番禺有吳監稅者。以香名。豈卽其人耶。獨

未言及樹蘭花。今樹蘭花薰香盛行。而素馨茉莉柚花皆未有製者。試爲之。當不減樹蘭也。樹蘭獨產東廣。不見傳疏。亦不知其當作何名。以其花香似蘭草。而木爲本。故曰樹蘭。其花如黃粟。盛於夏間。亦可以薰茗。

## 東方朔滑稽

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令朔射覆。中之。武帝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號。而朔嘲焉。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之。朔曰。與爲隱耳。口無毛。狗竇也。聲謷謷。鳥哺穀也。尻益高。鶴俛啄也。獲免。余謂朔之初爲此語。實以詆欺舍人。非隱語也。舍人曰幸倡。必弄臣之流。口無毛者。少而無鬚也。聲謷謷。諂佞而取給也。尻益高者。淫交之態也。非詆欺而何。然卽朔之假爲隱語。其詆欺更甚。以其無毛之口爲狗竇。以其仰食於人爲穀之仰哺。以其俯首而求食爲鶴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睨之。而武帝與舍人不暇察耳。譏刺如此。非自託於滑稽。何以免於世哉。

## 木棉

余鄉多木棉。集韻綿作棉。樹高者至於十丈。其枝如桐。葉如胡桃葉而稍大。花如今之玉蘭花。紅如渥丹。一樹常數千枚。春夏放花。其紅燄燭天。花謝乃結子。剖之如酒匜。其殼堅硬。其中有絮皓白。故曰木棉。今名攀枝花。吳錄云其絮如蠶所作者。非也。唐李琮詩。腥咏魚中墨。衣裝木上棉。則此棉亦可作衣絮。今止充裀褥而已。方勺泊宅編稱海南蠻人以此紡織爲布。布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布。卽古白

氎布也。氎音牒。第余鄉既未有以木棉爲布者。卽詢之海南諸蠻。亦不知其制爲何似。或云。曹溪六祖所傳信衣曰屈眴布。卽白氎布。乃西域木棉心所織者。余嘗見之。實類褐。豈西域木棉與中土不同耶。范政敏遯齋閒覽又云。林邑等國出吉貝布。木棉爲之。不知六祖信衣。卽林邑等國所產否。陶九成南村輟耕錄又云。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多種之。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刮去子。線絃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文采甚巧。土人多以此致富者。嫗卒。土人祠焉。陶九成元人也。世代尙近。其詳著如此。余嘗以詢之松江士夫。皆不知木棉爲何樹。吉貝爲何布。豈道婆者卒。其織造之法莫傳。故土人不復種藝此樹耶。據陶說。道婆崖州人。則泊宅編謂海南蠻人能爲此布。其言不誣。若六祖信衣。果西域木棉心所織者。則其法當如秦洮間織褐。試仿其法以織木棉。便可成布。不必復求道婆遺法矣。閩中呼綿花爲吉貝。其聲稍轉爲家貝。或云非木棉也。林邑所產。疑卽此物。又有山吉貝。不堪作布。

朱提銀

今人多稱白金爲朱提。非是。蜀之敍州府有朱提山。出銀。諸葛孔明有言。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若以銀爲朱提。亦可以金爲漢嘉乎。唐韓愈贈崔立之詩。我有雙飮盞。其銀得朱提。亦非以銀卽爲朱提也。

蜀漢不制樂

三國時。魏最强。吳次之。而蜀爲最弱者。非獨其土地蹙也。蓋人才文物。亦單陋焉。卽以禮樂考之。魏武帝常使魏龔製鼓吹曲十二章矣。吳孫休亦常使韋昭製鼓吹曲如魏之數矣。獨不聞蜀有製樂者。豈其時救亡之不給。而不暇及此耶。抑其人皆樂於軍旅。不能如二國之從容文物也。安得諸葛武侯起而問之。

分野

星次之說。古今卒無一定之論。費直以易卦配地域。蔡邕以節氣當國分。皇甫謐以月律配入辰次。僧一行以度爲紀。據河山以分其野。又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主。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宋羅泌惟以九州之說爲正。然其說亦未能詳著於書。豈亦疑而未安耶。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以天象而占其地。特占法而已。儒者不考。星官不著。故凡言郡國之分野者。皆據成說而錄之。而不暇察。察之者又不能詳明。故諸說紛紛不一耳。今諸說不具辨。姑以周禮注疏辨之。賈公彥謂吳越地南而星北。蓋以國屬諸初受封之日歲星所直之辰。此不得其說而附會妄語也。周封太伯於吳。夏封無繹於越。豈同歲月乎。況後之所謂吳、越者。不啻百倍。何以皆屬此星耶。秦雖罷封建。後之立君長者。皆此例也。豈皆同此歲月乎。分野所屬。唯斗牛女之地極遠。星經謂每度計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似涉荒唐。但以日月薄蝕秒忽觀之。似亦可信。然其所謂里。乃以鳥道計之。非人跡屈曲之謂也。縱一大府能當其一二度耶。故以某地當某宿。亦姑取其概耳。今譔郡邑志乘者。

即區區一縣亦曰某分野。可笑矣。故元僧德儒於此致疑。而作分野辨。意謂天之經星二十八宿。皆屬中國分野而無餘。中國之外。四方萬國。豈無一星分耶。夫豈先中國而後及四方萬國耶。又豈別有一天星宿耶。德儒不得其說。欲下風膝行以扣儒衣冠而通天地人者。余嘗恨不得見許魯齋、耶律楚材諸公。一明此說。妄意以今之占法擬之。蓋天道流行。其大無外。萬象異形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故以占法變化之神妙。窺天人感應之徵驗。如吳越之災祥。則應於斗牛之躔度。故以斗牛而占吳越。非謂吳越正在斗牛之下也。史家天文志曰。某地入某宿幾度。而所記亦有不同。蓋當時占法亦異耳。如東方蒼龍。南方鶉尾。皆以昏中而言。豈曰東者常在東耶。各家占法不同。今以易占明之。易固非瑣瑣也。而曰京房曰鬼谷曰軌革之類。以第幾爻爲家宅。第幾爲牛馬。第幾爲舟車。各各取驗。正猶以某星占某地。立此定格也。若德儒所論中國萬國則同此一天星宿。而各國之占法自異。各取徵應耳。千古不決之疑。豈余之淺陋所能剖析。第千慮一得。故姑識之。以俟知者。

## 古樂之亡

古先聖王在位。皆作樂。皆有歌詩。惟至周始大備者。以一代兼數代也。故古樂自雲門而下。必皆有歌。先聖王亦皆世世傳習以遺後人。故周公得而用之耳。或者謂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續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周公棄而不用者。以其過於質也。余謂不然。蓋歲久制亡。不可復考。故不得而兼用之。即周公當時。亦不能無遺憾者。有其存之。周公自當兼用。固不止監於二代矣。自漢高帝爲武德之舞

時。雖參用韻舞。而更曰文始。武舞更曰五德。又因秦樂人以制宗廟樂詩。唐山夫人及武帝宛馬等篇出。而古聖人之制遂泯。故黃帝以下之詩。於是併亡矣。夫公子完去陳時。虞韶猶不廢。即負擔流離之際。不敢失墜。漢興時。老師宿儒。當有存者。於此時能訪求之。猶可存十一於千百。今秦既不師古。漢又因秦舊。而不復求古。則古樂之亡。固秦之罪。漢亦不得辭其責也。惜哉。

## 無逸之誤

祖甲賢。武丁欲廢其兄祖庚而立之。遂逃爲民。即無逸稱享國二十三年者是也。先儒見史國語皆稱祖甲淫亂。遂改無逸之祖甲爲太甲。不信經而信史。惑矣。

##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后稷封邰。子不窋失其官。竄戎狄間。不窋之孫曰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商末。太王避狄遷岐。傳至王季爲西伯。文王繼之。五十年。武王立。十三年伐紂。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也。而書序乃以爲十一年矣。記亦稱十一年伐紂。二年訪箕子。陳洪範。與十三祀之數合。世因疑泰誓經文爲誤。漢儒又創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二年伐商。通十一年。歐陽公著泰誓論。定爲即位之十一年。蓋因二年後方訪箕子也。按經文皆稱十三。而武成釋箕子即伐紂之歲。不在伐紂二年之後。當以經文十三年爲正。

## 河清酒

蘭溪河清酒。自宋元已有名。第其時已有甘滯不快之訾。見范成大驂鸞錄矣。

## 在田之義

見龍在田王弼注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孔穎達曰六位有天道地道人道一二地道也九二是二在一上故以在田爲在地上也朱考亭作本義亦未明言以田爲地余謂古先聖人立文垂訓字字的確今不言在地而言在田則在田自有在田之義非止言在地也以前諸儒亦有推廣之者言田之耕稼利益萬物猶若聖人利益萬物故言在田也此說得之

## 古祀必卜

今郊祀蒸嘗之禮皆遵古制而行獨卜其吉凶則絕不講矣愚謂他祭皆有定期可以不卜至今之祈雨祈晴者卽雩也原無定期獨不可倣古而卜乎但古人龍見卽雩乃建巳之月不待雨暘愆期而後舉之蓋先已爲民祈禱至於雨暘愆期之日又復爲民祈禱也今建巳之月大雩古禮亦不復行矣

## 人奴

古之爲人奴者必髡其髮又以鉄束其頭以爲鉗最困辱者故趙王郎中田叔孟舒自髡鉗爲王家奴隨王入長安是以漢初有詔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意免其髡與鉗也若如今之爲奴婢者亦猶庶人耳何必免而後爲庶人哉

## 不庭

左傳以征不庭言不來在王庭者史記不庭作不亭亭直也征不亭者征諸侯

之不直者也。是庭與亭古皆通用者。亭字與亭字相似而訛耶。今人稱日午爲亭午。卽直午之義。直午、正午也。

星隕如雨

春秋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蓋星之隕如雨之降耳。杜預訓如作而。訓偕作俱。言星與雨俱下。此甚不通。既星與雨俱下。又是夜間。胡從而辨其爲星隕也。且左傳上言恆星不見。以爲夜明。星隕卽是本夜。既云夜明。又安得有雨乎。

燒酒汎荔枝

余鄉噉荔枝。多以燒酒汎之。卽製荔枝酒者。亦以燒酒。蓋自唐已然矣。白樂天有詩曰。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此一證也。

龍蛇歌

龍蛇歌。介子推作。呂氏春秋、司馬史記述之。而劉向新序俱載此歌。大同小異。而說苑又以爲舟之僑歌。何自相矛盾若是。乃知新序、說苑。未必盡出於劉向也。

爛柯

爛柯之說。人皆知爲奕者之事。東陽記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伐木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

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矣。一以爲觀奕。一以爲聽琴。當是一事而兩傳也。

盜跖

盜跖。人知爲柳下惠之弟。不知黃帝時先有大盜名跖者。後人因惠之弟爲惡。故以盜跖名之。今之菩薩觀世音。亦古佛有名觀世音者。因今之觀世音受記於古之觀世音。故亦以觀世音名之也。如秦越人曰扁鵲。亦軒轅時有神醫名扁鵲。秦越人能醫人。亦稱爲扁鵲耳。是柳下惠之弟。及今之觀世音。皆別有名字也。

今隸

隸有古隸。有今隸。今之楷書。卽今隸也。世言隸創於王次仲。又言創於程邈。皆秦世也。羅長源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隱起。皆爲今隸。則隸書秦以前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藥箭

兩粵溪洞之蠻。以毒藥傅弩矢射人者。俗語曰綿藥。余初不解其義。及讀揚子方言。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乃知綿藥當作眠藥也。

弱翰

揚子雲答劉歆書。雄嘗把三寸弱翰筆。賫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此作方言也。余嘗疑既稱弱翰。又稱筆。

是筆有名弱翰者。因悟今京師中寒沍。南來之筆多敗。京師有名水筆者。掾史多用之。其毫甚弱。蘸一墨即可書數行。攜之出第。須飽墨。不必復蘸。子雲作方言時。正攜此筆以行。有得輒書。不復蘸墨者。即今水筆也。

馬汗血

嘗言汗血之馬。不知者謂出汗皆血。偶閱漢明帝報東平王蒼書。幷遺宛馬一匹。中言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因言武帝天馬霑赤汗。親見其然。余乃悟凡血盛者。筋力必强壯。善馬愈走而性愈躁。疾氣血愈怒張。必至橫溢。故此所遺馬。血從前膊小孔中出。則汗血之馬。其血亦有從他出者。非謂遍體皆汗血也。

水利

五行之用。皆以利民者。然金火木土皆不言利。惟水獨言利者。何也。易以利爲四德之一。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涉。書陳六府始于水。而三事亦稱利用。水之利大矣哉。

鱷魚

潮有鱷魚之害。世皆知爲韓昌黎所除。不知昌黎之後。其害尚存。至宋咸平中。通判陳堯佐始計捕而獲之。鳴鼓于市。以文告于神而戮焉。其害始永絕。

吳復古

揭陽吳復古。每論出世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煉氣服食爲土苴。蘇東坡居惠時。嘗問以養生。復古以安

與和答之。東坡南遷。往見之。無一言及得喪事。獨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眞。今子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若復古者。蓋有道之士哉。

## 漢劉熊碑

唐王建題劉熊碑。有曰。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消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宋蘇邁書胡戟之語。謂此碑與劉文饒同建。詩爲不誣。余謂此碑固漢隸最佳者。然非中郎詞也。且其文有云。七葉勃然而興。咸居今而好古。其詩則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何等語。而謂之絕妙詞乎。既非中郎之詞。又安得云中郎之筆。蓋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爲中郎筆。猶王子敬好書洛神賦。故人一有洛神。輒以爲子敬書耳。

## 夷齊考

論語正義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或曰智。字公達。夷齊者。謚也。伯叔者。少長之稱也。少陽篇不知何人所著。其書已亡。一云父名初。字子朝。或曰卽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者。孤竹。地名。產孤生之竹。可作管。孤或作觚。地道記在肥如南二十里。秦爲離支縣。漢爲令支。春秋時齊桓公嘗至其地。今山海關北十里有孤竹君之墓在焉。姓篆墨氏。卽墨台氏。墨音眉。孤竹君之後。鄭樵亦從其說。遂以孤竹君爲姓墨。名台。余按國名記。墨台卽禹之師墨一曰默怡。怡音台。炎帝之後。姜姓國也。則墨台又孤竹之先矣。虞書伯夷降典。析民注疏云。姜姓。不知卽此墨台氏否。則孤竹君之子伯夷也。少陽、姓篆、鄭樵

皆誤矣。山海經又有伯夷父者。生西岳。爲氐羌所自出。郭璞注。伯夷父。顓頊師。亦不知與墨台氏同否。是古今名伯夷者凡四。世代綿邈。諸說混淆。竟莫可考。而以伯夷爲姓。墨名台。余不敢安也。孔叢子注。孤竹君又有子名伯遼。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孤竹君之次子也。是孤竹君有三子。遼既是名。則夷齊又似名而非謚矣。近有陳繼儒者。宏博士也。譔逸民史行于世。顧不能詳夷齊名氏。夫尙論其人而不知其名氏可乎。抑亦有疑而闕乎。故詳著之。以補其闕。

## 孔子姓氏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古者、君之同姓有五服。親盡者必賜別姓。以爲公族。故襄公有五世孫曰父嘉者。賜姓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之姓。實出於此。父嘉於孔子爲六世祖。父嘉之父。卽正考父。父嘉之孫曰孔防叔。乃自宋奔魯。不仕。至其孫叔梁紇。始仕於魯。受采於鄹。古者、必貴而後別爲氏。故叔梁紇得以王父之字爲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叔也。第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世父之官。此既不可曉。且貴而賜氏。子孫不復改者。孔子又不以父之氏爲氏。乃復以孔爲氏。此尤不可曉也。余按孔字从子从乙。子者、商之所以封也。乙者元鳥也。契之母吞元鳥卵而生契。爲商之鼻祖。賜姓孔者、所以紹祥元鳥也。今字書皆以孔爲嘉美之稱。以乙之生子爲嘉美。故鄭子孔名嘉。是孔父嘉亦若因字爲氏者。其說終屬强解。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未聞有因其人之字。卽以其字之義賜爲姓者。蓋後人因父嘉姓孔。子孔名嘉。故遂以孔爲嘉美義耳。

## 癰疽瘠環

萬章謂孔子於衞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趙岐以癰疽爲癰疽之醫。瘠環者。瘠姓環名也。孔穎達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詳之。亦誠然也。朱考亭亦從其說。劉向說苑以癰疽爲雍雎。余按古文及諸字書。癰雍疽雎。原不相通。如向之說。是雍姓雎名。非癰疽之醫。而趙岐誤矣。至於以瘠爲姓。其說更誤。余按姓譜諸書有姓痛者。有姓疾者。瘠之姓絕無。岐何所據以爲姓耶。余憶左傳有曰巫尪。因其尪而名之。非巫之名與姓也。瘠環者。名或爲環。其人瘠弱故呼爲瘠環。如今人呼長者爲長某。小者爲小某之類是也。朱考亭注經。亦傳訛如此。

## 王荊公不知詩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猝與景遇。因以成章。故常自稱此語。得之神助。客有以此問王荊公。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荊公曰。池塘生春草言王澤竭也。園柳變鳴禽言物候變也。當時以此服荊公之博。殊足一笑。以此論詩。則從古稱詩者。何往而不得罪。荊公非惟不知靈運。亦不知詩矣。

# 疑耀卷七

## 纂修恩賞

今制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說。謂經筵初開。在事者俱被恩賞。若繼進者。不與也。修書之初無恩賞。書成進御。恩賞方行。然每修一書。常至十餘年。始能完進。其中雖有纂修之勞。而先或物故。及遷別官者。皆不追敘。惟據進書時見在諸臣恩賞及之而已。宋元祐間。祕書丞劉恕與修資治通鑑。及書成而恕先卒。恩賞亦不追敘。祕書少監劉攽等上言。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則特典也。今當局者能援劉恕故事建白行之。亦右文之一快乎。

## 看畫時之孤寒

宋文潞公當國時。有某甲官人者。收得一名畫。如李成山水之類。某乙官人借去模一本。送與文潞公。一日出示衆賓。某甲偶在坐。一見而笑曰。得非某乙所獻乎。潞公驚曰。何以知之。某甲曰。眞本乃某家所藏。數日前。某乙嘗借去。恐其模一本以獻耳。潞公驚甚。曰不知可以借來一觀乎。某甲曰。可。遂命取來。潞公凝視兩本久之。曰。畢竟某乙者是眞。衆賓亦相與和曰。某乙者是眞。某甲更不作聲而退。明日有問之者。某甲嘆曰。某于昨日論畫時。方知此身孤寒。此話柄古今同之。不足訝也。

## 驢牽船

北地凡百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騾驢。余嘗欲以驢牽船。然世未有見者。偶閱元宋正獻公集。有驢牽船賦。則在濁漳。非北地也。正獻、廣陽人。名本、字誠夫。

醴

魯元王爲穆生設醴。說文一宿熟曰醴。今人罕得其法。元宋正獻集有鷄鳴酒賦。序曰。蔣陵李懷德甫家善釀一宿酒。法以米三升。用水以椀計者倍。乃粥之。入麴八兩。酵半麴。以飴爲酵。殺四之一。加麥蘗少許和之。適宜造於燈時。比曉熟矣。味甘且醇。劇飲不醉。豈卽醴耶。

龍無髓

龍無髓者。蛟也。元時有善墨名黑龍髓。謬甚。

不信夷齊扣馬

夷齊扣馬事。千古未有致疑者。王安石獨不信。有詩云。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少知羞不爲。況彼皆卓犖。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此亦一說也。

穎師彈琴詩

韓昌黎聽穎師彈琴詩。歐陽文忠以語蘇東坡。謂爲琵琶語。而吳僧海者。以善琴著名。又謂此詩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也。若琵琶。則格上音。豈能如此。而謂文忠未得琴趣。故妄爲譏評耳。余有亡妾善琴。亦善琵琶。嘗細按之。乃知文忠之言非謬。而僧海非精于琴也。琴乃雅樂。音主和平。若如昌黎詩。兒女相

語。忽變而戰士赴敵。又如柳絮輕浮。百鳥喧啾。上不分寸。失輒千丈。此等音調。乃躁急之甚。豈琴音所宜有乎。至於結句淚滂滿衣。冰炭置腸。亦惟聽琵琶者或然。琴音和平。即能感人。亦不宜令人之至于悲而傷也。故據此詩。昌黎固非知音者。即穎師亦非善琴矣。

齋醮

齋與醮。義異而事同。羽衣家鮮能辨之。靈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牷血食。謂之祭。蔬果精脩。謂之醮。河圖經品三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醮。與齋法相類。幷諸雜醮法。凡五十六門。以太上爲主。北斗爲宗。是三洞既有七十二等之齋。復有四十二等之醮也。後世乃謂靈寶立齋。正一有醮。乃於齋後散壇。改正一衙。易正一服。而後設醮。謬矣。夫醮、三洞皆有之。況散壇之醮。乃齋事告終。酬謝眞靈耳。豈宜改衙易服。別作一式乎。

婦人在軍中

自古出師。未有婦人偕行者。故杜工部有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之句。庾子山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之作乃云。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是趙王宅眷皆在軍中矣。

磁器

宣和格古論古人磁器。皆曰某窰器。不稱磁也。惟河南彰德府磁州窰器。乃稱磁耳。今不問何窰所製。而凡瓦器俱稱磁。誤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爲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眼鏡

閩廣之間。有製眼鏡者。老人目翳。以懸目中。則毫髮立覩。古無其製。獨劉跂暇日記中載杜和叔鞫獄。取水晶十數種以入。初不喻其意。既出。乃知案牘故暗者。水晶承日以照。其文立見。此眼鏡之所由製乎。

不合時宜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不以爲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樣子。坡乃捧腹大笑。余謂朝雲之言。卽前兩人之意也。古今不合時宜者。孰有出于文章識見乎。若無文章。無識見。又何不合時宜之有。

皮船椽矢

宋太祖爲周殿前都虞候時。率兵圍壽州。嘗乘皮船入壽春。不知皮船之制何似。又壽春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不知其弩之大亦何似。

## 絹易首級

宋太祖謂遼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絹購遼人一首。計用二百萬匹絹。則遼人可盡。今制敵首一級賞銀五十兩。是重於二十匹絹。然歲費四百餘萬金。往往不能易一首級。何也。

## 王勃千歲歷

王勃以推步自名。作大唐千歲歷。其言五行之運。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夫五行相禪。豈有參差。若土德獨長。或亦分旺之說。而水德獨短何也。勃或有見。惜其書已亡。不得而詰耳。

## 赫胥氏

古有赫胥氏。一曰赫蘇氏。古蘇胥通。傳謂赫然之德。爲人胥附。故云。是胥爲共義。又云。胥者、胥史之意。謂隆名不居。而以胥史自況也。未知孰是。

## 曷字辨

曷从曰从匄。曰者、辭也。匄者、聲也。無義。葛天氏之樂。葛字从土从曰。曰乃古之合字。即爲聲也。曷與堨同。所謂田堨。田堨土事。古人曷多作𠯿。又說文藒、蓋也。與鶡皆音蓋。集韻蓋、覆也。居曷切。蓋曷盍三字古通。故曷旦作盍旦。渴碣本从盍。碣堨一从蓋。轄磕瞌一皆从葛。世不知爾。

## 李虛中以疽死

今之祿命家言云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也第虛中以服水銀疽發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算否

九還

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爲七返却到坤處爲九還此宋張景之說也天地且不可無還返之說況於人乎故養神者先養氣氣先養腦腦先養精精先養血血先養水

天門開

宋王文正公旦幼時見天門中開其中有公姓名龐莊敏籍帥延安日中夜恍惚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余初以爲誕及余師趙文懿公嘗謂余言丁卯歲在齋屋中忽見天門開上有金甲神人現形數刻因呼同窗者出視之皆不見惟公獨見也次年卽登第後果大拜乃知王龐二公之事不誣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言不圖以帝王之樂而作于諸侯之國也蓋有悲心焉三月不知肉味者悲之至也此亦八佾歌雍奚取於三家之堂意

孔子不言樂

夏殷之禮子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卽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

即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若告顏子爲邦。而終之以韶舞。則于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譜系之學

氏族譜系之學。我朝廢而不講。即講之亦必不能精。自昔已然矣。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爲賀。來本郴後。而來纖亦爲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於衞。孔張出於鄭。陳又有孔寧齊又有孔虺。孫氏晉出。而一出於商。一出於衞。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衞皆著子南。周、楚之王孫既異于衞。秦、宋之王臣復別於楚。諸侯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疫。離析流亡。又有違諱避仇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然雜出。如之何攷之。

封禪

封禪自古有之。聖門絕不言及者。管仲曰。惟受命之君乃可行。是一代始一行之也。又須攷瑞崇德。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行于湯。周有天下八百年。惟行于成王。孔子之時。天命未改。故不必講求也。第六經之中。亦未有論及封禪者。惟見于大戴禮。嘗以爲疑。先儒謂舜類上帝。及柴燔岱宗。皆封禪也。然既曰一代一行。則柴燔岱宗之事。乃五載且更舉矣。即以之爲封禪。所不敢安。

能耐通

古耐字多作能。能耐古通用。而義各有在。史漢高祖紀耐以上請之是也。耐者、去煩毫而不至髡。故耐亦音彡。後人耐辱耐久。假借以書之爾。若以能忍爲耐。自有晁策能寒能暑之例。楚辭、荀子皆以能讀如耐

是也。

老始學詩

昔人有年過五十始學爲詩。竟以詩名者。杜少陵平生之詩千四百五篇。斷自贈韋左丞二十二韻爲始。以年譜考之。亦且四十餘矣。贈韋之作。追憶少年壯遊之詩。歷述往昔。遠比曹、楊。近交崔、魏。然其盛年之詩未有傳者。夔州以後益老矣。黃魯直八歲有送人赴舉詩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晚年竟自刪去。不收集中。余不能詩。幸今猶未五十。再三年乃學詩。未晚也。第恐玩愒歲月耳。

禮部韻

禮部韻略。初僅九千五百九十字。續降六十有五字。分爲五聲二百六韻。其間通用獨用各別。若欣淳覃咸。音相近而不同韻者多矣。至于冬東魚虞清青語麌御遇勁徑錫昔。以字母推之。宜可同韻。豈不得附於先仙覃談通古之例。何乃隔別而不許通押耶。麻韻從奢以後。馬韻從寫以後。禡韻從藉以後。雅音別之。宜當小異。豈不得用歌戈哿果鄰韻之例。又何其纖悉於他韻。而闊略於此也。況變隸已久。字文猥多。知音罕逢。反切易舛。韻家正如聚訟。自唐人釋文音韻行世。而士不知古音久矣。

易爲小石

易傳說卦。艮爲山。爲小石。他卦別無爲大石者。豈說卦有脫簡耶。以意度之。宜曰爲大小石。二陰在下。小

石也。一陽在上。大石也。是故。介于石。互艮也。漸于磐。內艮也。本義曰。磐大石。艮何止爲小石。亦爲大石矣。易中凡言石。皆主艮。惟困於石。不主艮。遇兌之下剛也。故皇極經世少剛爲土石。土石同根。在先天爲巽坎。故土依於石。而石依於土。辰石相薄。在先天爲震巽。故辰爲之聲。則石爲之音。石之少剛。與星之少陽同物。故石在天。則爲星。而星在地。則爲石。氣類然也。

## 五經皆有韻

曲禮以安民哉叶思辭。以將入戶叶下。以將卽席叶怍。皆古音也。如中庸、樂記、禮運、閒居。其間韻語更多。夫易、書、禮記。本不必韻。而猶有韻。則詩宜無有不韻者。何以周頌之韻多不叶。而清廟維天之命。乃通篇無韻。然則所謂詩者。豈曰韻語而已。蓋古詩字音句律。皆天然中節。漢儒以後。乃以訓詁求詩。徒說其義。不通其音。試思三百篇皆可絃歌。後人泛作樂章。每有不中絃歌之節者。不知音故也。

## 四民

古之爲民者四。儒與吏皆士也。周禮六鄉之官。最爲親民。而獨無府史胥徒。不知誰爲之吏。竊意與賢出長。與能入治。卽所興之賢能爲之吏也。故經文亟稱鄉吏郡吏。此時儒無非吏。吏無非儒耳。

## 古琴

經典琴瑟並言。魯論三言瑟而不言琴。何也。宋時郊廟之樂。其琴以宮絃之中徽。定黃鐘引上。一徽卽大呂。商角徵羽。亦自中徽引上。每徽一律。以與瑟合。是古之琴。不可聞矣。余意必不如今人之弄手取聲也。

新調淫聲瑣韻揉勢。余名之曰琴之異端。

火鈐

道家有火鈐之說。鈐、金也。火鈐言火與金也。本出儒書。道家竊其緒耳。河圖之爲洛書也。二七合乎南者。四九乘之。四九合乎西者。二七乘之。圖體而書用也。五五天數。從橫十五。則金火易位矣。五六地數。從橫十八。則水土易位矣。聖人不言地數。但以天數二十有五著于洛書者。金火入用之妙在焉。水中有火。故甚雨必電。電之下爲火光。火中有金。故震電必霆。霆之末爲聲度。人經言擲火流鈐。黃庭言火兵符圖。又言火鈐冠霄。人身中各有金火。天丁流金火鈐非外索於鬼神也。天以金火行。人以金火生。用於祈禳。容有是理。然其學以神霄爲宗。此林靈素之幻妄也。第以政和之崇尚。竟致炎運之中否。火反尅火。曾不能救玉帝之子。以長生青華之君。況後數百年。猶望其有靈乎。

祀孔子之始

自古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釋禮記者。謂詩書禮樂各有師。若夔龍、伯夷、周、孔。皆先聖先師也。故蜀殿畫繪古聖賢。其所祀者。不止一孔子。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專祀孔子。而以其門人爲配。凡今州郡通祀社稷孔子。承開元之制也。自古仲春季秋。入學合樂取斗建。日躔卯戌。合氣以合樂也。唐始定春秋二仲上丁。至宋政和四年。太學雅樂成。凡今釋奠用樂。承政和之制也。

曾點鼓琴

曾點浴沂之事。或是前時羣浴因言志。或是想像寓言。非眞浴也。若前時羣浴。此時對師誇說。似非答問之禮。若託興寓言。無乃荒誕于師友之前。是狂者。又一不讓也。宋熊朋來善鼓瑟。嘗作瑟譜。自言嘗倚瑟三誦。覺得春人沂歸。猶帶韻語。當是所鼓之瑟曲。如此時曲終。道語及之。亦是一說。曾點非有意安排求異三子者。三子言異日行志。曾點說當時瑟曲。聖人喟嘆與點。亦以瑟之曲也。古者瑟有歌有語有道。道者、古人瑟歌之餘。以其曲道說一遍。故曰道。如賦家之有亂也。故朋來云然。不是眞浴沂。亦不是寓言也。

## 乞墦

孟子乞墦章。先儒疑章首有闕。余意不但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七篇中別無瞷字。此二章以瞷夫子瞷良人洊言之。當出于一時也。竊意儲子更有問答。若曰人皆可爲堯舜而不得爲者。何也。遂及乞墦事。韻釋瞷與觀。皆視也。因齊婦之瞷。言君子之觀。君子存之。則堯舜與同。庶民去之。則妻妾不羞。其分路處有相闕者。因知二章未必同。余以兩瞷字疑其同。蓋自君子觀之。則知齊人所以不得爲堯舜矣。

## 石介七十喪未葬

宋石介自言石氏自周、漢以來。至于宋百餘祀。自高曾以降。至于七世孫。有七十喪皆未改葬。遂以書干王舍人君貺須五十萬。書云。先人沒。祿賜絕。故不免于凍餒。不知先人存日。祿賜不乏。不以改葬七十喪何也。世之緩葬者固不少。然亦未有自高曾而下七十喪之衆皆不葬者。豈拘于堪輿之說耶。其云不改

葬者。假葬也。古有假葬三年即吉之條。晉郤詵母亡。便于北堂壁間下棺。謂之假葬。三年遂即吉。衞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介既云七十喪未改葬。則祖喪亦在其中。而先人乃仕宦如彼。豈不應除服之議不行於宋耶。介賢者。余偶讀其書。不能釋然也。

精舍

精舍二字。見於後漢包咸傳。咸往東海。立精舍教授。是爲儒者設也。

老人子無影

老人子無影。說者謂子之腎囊下筋謂之影。不知何所據。朝野僉載柳州曹太年八十五。少妻生子。日中無影。南史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無影。丙吉斷老人生子之獄。置羣兒日中。獨老人子無影。遂以決之。其說不虛。則影非腎囊下筋明甚。第今八十老翁生子。其子於日中未嘗無影。豈皆非眞骨血耶。一笑。

文天祥考

陶宗儀輟耕錄。元至元間。文丞相天祥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不病而卒。士人皆以詩悼焉。閩士翁某者。有曰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蓋誚之也。余不以爲然。子即不肖。亦豈肯忘父事讐耶。元人見丞相不屈于元。故誣以子復事元耳。及按宋史。丞相僅一子。景炎三年。丞相屯軍麗江浦時。軍中疫起。子與母皆死于麗江。是丞相無子。又按丞相集中紀年及丞相集杜句諸詩。丞相有二子。與丞相母曾夫人俱以疫死麗江者。十三歲。名道生。歐陽夫人出。次名佛生。則黃夫人所出。景炎二年空坑之敗。黃夫人

攜之以竄。遂失所在。故集杜句第一百四十三章小序佛生已死。第一百四十九章小序曰。吾有二子。是丞相之子。又似止有道生、佛生。皆物故矣。丞相囚燕京。于辛巳年正月元日。嘗爲書以付陞。則弟璧之子。丞相撫以爲嗣者也。宗儀所誣事元者。豈卽陞耶。丞相被誅。陞既襄大事。且廬墓三年矣。非不肖者。豈復事元乎。若是。則丞相未嘗無子。特非丞相所出耳。宋史卽謂丞相無子者。丞相雖死。而興復宋室一念。目猶不瞑。譔宋史者。元人也。恐丞相後人有欲爲伍員者。故曰丞相無子。以絕人望耳。蓋隨丞相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璧也。父既不忠。子卽事元。理或有之。然丞相家傳又曰。丞相有二弟。曰璧曰璋。皆亡。元仁宗在潛邸。嘗聞陞名。召見之。及卽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于南海道卒。乃官其子富爲興文署丞。是陞果嘗事元。而云乞歸。或亦良心時露耳。第至元至仁宗。凡隔四十餘年。既云至元間出爲教授。不病而卒矣。又安得至仁宗朝復官集賢學士耶。甚矣。宗儀之謬也。嗚呼。璧之以城降于元也。元主呼璧曰。是能孝順我。若璧者、亦難爲兄矣。宋史既不欲詳丞相後事。近代吉安郡志傳丞相者。亦復草草。而丞相被執時。卽余鄉五坡嶺麗江。亦余鄉歸善地也。余數四往來。輒低徊不能去。偶閱輟耕錄。故詳著焉。

## 宮詞

古今宮詞。唐王仲初建一百篇。宋王禹玉珪六十七篇。蜀花蕊夫人九十八篇。宋寧宗楊后五十篇。此世所共傳也。宋元豐初。有宦者王紳效仲初亦作宮詞百篇。則世無傳焉。偶于他書得其二篇。太皇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太后幸景靈宮。駕前

露面雙童女詩。平明綵仗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頓瓏璁時駐馬。畫工暗地畫眞容。二詩亦有思致。其餘必多有可觀者。豈以其出于奄豎輩故不傳耶。第古今此輩能文者絕少。安可以人廢言也。寶慈二字。宋史不載。當是皇太后宮名。雙童女露面。則當時從幸女侍皆帕覆首也。此亦宋制諸書未詳者。

禹錫元圭

禹貢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書傳直言堯錫元圭。此于錫字固當。但正文明言禹錫。而解之以堯賜。不相背乎。故蔡沈又謂錫與師錫之錫同。言禹以元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是于正文不背。但沈于堯典師錫則從書傳。錫與也。禹告成功時。尙爲人臣。而以元圭贄見于君。可稱與乎。按爾雅。錫、賜也。是錫止爲上賜下之義。若如沈說。以禹錫元圭爲錫于堯。亦猶端木賜之字子貢也。以貢爲賜。以錫爲贄。終屬强解。宋儒熊朋來謂五經惟尙書最難讀。以古文今文既異。且壁藏歲遠。殘闕既多。伏生口授。不無訛舛。余謂禹錫元圭之語。上下必有闕誤。書傳既失。蔡沈亦未爲得也。

郭公

春秋書郭公。胡安國以爲郭亡。本于齊桓公郭何故亡之語。邢延舉謂春秋中所書。昔無今有者。皆以爲災。如有螽有蜚之類是也。遂以本草所載鳥名布穀者。江東呼爲郭公。疑此郭公爲如書螽書蜚之類。謂昔無郭公而今始有之。故書也。亦太鑿矣。古今傳疑不可曉者。卽孔子且闕之。後學何必强爲之說。

顏謝優劣

昔人皆以顏、謝並稱。至今宗之。余謂顏不及謝。非止一塵。謝詩奇拔。意多在言外。卽鮑明遠初日芙蓉之喻。亦止言其色澤耳。未足以盡謝之妙處。若顏則一以組織爲工。間作老學究口吻。無論全集。卽昭明所選顏詩。已不及謝詩多矣。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卽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母曰昭靈夫人。婦爲后。母爲夫人。豈當時禮制尙未暇講耶。時太公乃遺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暨弟交之子肥諸人爲王。三月。復趨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封。卽羣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卻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爲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尙爲庶人也。至九年。置酒未央宮。帝奉玉巵爲太上皇壽。乃曰。始大人以臣亡賴。不能如仲治產。今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大笑。噫。太公之七年爲庶人也。帝得無宿怨乎。亦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九州考

禹貢九州。雍、梁、荆、豫、徐、揚、冀、青、兗。周禮夏官職方氏之九州。則無徐、梁。而加幽、幷。漢地理志謂監二代改徐、梁二州合于雍、青。分冀爲幽、幷。爾雅亦以幷爲營。故先儒謂禹貢之九州。乃唐制而禹因之也。余按爾

源賦。伏羲別九宮。因置九州。法語亦曰伏羲作八卦。分九州。周公職錄又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則九州又非始於禹。而先儒誤矣。余意九州。斷非始于夏禹。特九州之名。至禹而始定耳。第未知伏羲、黃帝時九州之名。與禹貢九州同否。

誅少正卯

孔子攝相事七日。卽誅少正卯。此固去惡欲速之意。然亦以其非眞相也。特攝之耳。其不待八日九日者。安知八日不遭逐而九日不失位乎。七日之內。萬一女樂至。則吞舟終漏網矣。此七日而誅少正卯。非失于欲速也。蓋有深意也。

郭汾陽二十四考辨

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余嘗思之。不得其說。汾陽以天寶八載。始爲左衞大將軍。至德宗建中二年卒于官。壽八十五。其在事僅三十有五年耳。及爲中書令。乃德宗卽位建中元年也。是爲中書令未滿二年。安得有二十四考耶。今汾陽傳明言以身係安危二十年。校中書考二十有四。此何謂也。因閱唐書職官志。凡入仕之後。遷代則以四考爲限。此武德初年所定考敍之制。然亦未著若干年爲一考。又閱唐考功令。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凡有四善。四善之外。有二十七最。疑二十四考。卽二十四最。而汾陽所居官。又止與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爲督令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克。爲將帥之最。二條相合耳。且未嘗爲人屬吏也。其非二十四最可知。況中宗朝盧懷慎疏。凡百官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元宗二十五年。詔考課官人。三

年一奏。永爲定式。二十七年赦文亦云。三載考績。歷肅至德。守而未變。其云歲終之課。正如今外官季報年報之考語。非大計之考也。故汾陽當時。亦三年一考無疑。如二十四考。則爲七十二年。是汾陽十三歲卽入仕也。史傳固未言汾陽若干歲入仕。其斷非十三歲明矣。或者又以考功員外郎李渤議歲終考校。宰相而下。升黜其名。第其時以宰相段文昌爲下考。則一年一考。汾陽在事三十五年。故亦得二十四考耳。余又按李渤爲考功員外。乃憲宗元和二年。則汾陽捐館久矣。余臆斷之。汾陽有大功。與諸臣不同。豈其或行師。或出鎭。每有一功。卽爲一考耶。其云校中書考者。亦每一考卽紀錄于中書省云耳。非以居中書而考也。考古君子。幸而正之。

薛居正子婦

張齊賢。亦宋之名相也。故相薛居正子婦柴氏無子。欲攜貲產改適齊賢。而爲居正庶子安上者訴於眞宗。既足掩口矣。安上不肖。眞宗著令不得貿其居第。而向敏中則貿之。於是柴氏憾安上。幷憾敏中。亦訴於眞宗謂敏中嘗求娶己不許。故陰茁安上。此一婪婦也。而兩相君皆欲娶之。豈以貲聞抑以色重耶。

漢書古本

今世所行史記、漢書。未必皆舊本也。宋仁宗朝。詔胡瑗定雅樂。益州鄉貢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云嘗得古本漢志。論黃鐘起數脫去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則古本漢書。與今世所行者不盡同矣。

墨

今世有新都方建元者。爲墨譜。又有程君房墨苑。皆行於世。其中所裒集。皆一時名公筆也。然未有能詳墨之所自始者。上古無墨。以竹撋點漆而書。中古有墨石。可磨汁以書。或云卽延安石液也。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三臺上藏石墨數十萬片。不知卽此石否。第又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又疑此石燒之爲燼。乃成墨。非磨汁卽成墨也。晉、魏間始有墨丸。則以漆燒烟和松煤爲之。晉之後。乃有螺子墨。但陸雲送石墨與兄機。已云今送二螺。則墨之名螺。自晉已然。特未製之爲螺也。名之曰螺。亦是丸子。猶未製之爲片也。故米元章畫史謂晉人多用凹心硯。正以磨墨丸貯墨瀋耳。至唐初。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燒烟。和鹿角膠爲片。與魏、晉間墨丸以漆燒烟而不用膠者異矣。唐末、墨工奚廷邽乃倣其法。然亦止用烟膠。宋熙豐間有張遇者。供御墨。始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其法遂至今不改。世第知廷邽之墨入水不渝。而不知其法蓋出於高麗也。與張遇同時者。又有葉茂實。最得法。清黑不凝。余故表而出之。以補墨譜之闕。

## 璽印

古者、天子未有璽。璽之一字。始見于周禮之九節有璽節也。鄭康成謂卽今印章。止用之貨賄而已。節所以合之。而璽所以封之也。然掌之者小行人。非天子也。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諸侯有璽始此。故秦以前。民皆佩璽。金玉銀銅犀象。皆方寸。各佩所好。至秦惟天子始得稱璽。諸侯而下。皆不得言璽。而曰印。丞相將軍曰章。中二千石亦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亦曰印。是章與印一也。皆古

之璽也。而天子言璽。蓋自秦始也。然皆以組繫而佩之。余嘗見漢銅印。匾而方。大僅一寸許。紐中有圓竅以容紐。按古今攷。方囘曰印之背。卽謂鼻紐。印之面卽印文。篆鐫字空處爲竅。而以組穿之。是組又不穿于鼻紐也。豈用時卽解去其組。而用訖復穿以組耶。然余見漢印甚多。未有於篆文空處作孔以穿組者。不知方囘之說何所據。又古者、百官皆佩于腰。故曰丈口之組。南部新書三十四司部官印。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于臂以相授。繫腰繫臂。所以皆謂之佩也。楊虞卿爲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鎖以貯之。蓋以今之印重而大。既非腰與臂所宜。非貯之於匱。益不便矣。是印之有匱。自宋始也。若今之印有牌。以稽出入。有胥吏主之。在宋謂之印司。則今之印牌。亦自宋已然也。

不施其親

論語、君子不施其親。何晏以施爲易。言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也。邢昺從之。開元五經文字以施爲弛。故陸氏本作弛。朱考亭從之。余按諸子書施。皆爲殺而肆之。故內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麕。左傳秦施龔芮、皆施邢侯與叔魚於市。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養宏肫肫第施也。史記施陳餘。周公首戒伯禽以不施其親者。正謂親者不可殺也。親而可殺。是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又何有於賢士大夫。故秦二世之殘骨肉。晉朝之戕宗室。賢士大夫尚可仕其朝耶。微子一篇。皆論出處大致。而以周公謂伯禽章次於中。其亦九經以親親繼尊賢之意乎。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功最大。故踵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養契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惟子孫始繼世光大焉。稷之後爲成周。天地文明。萃於一代。契之後亦數生聖賢。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再多者。何也。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恆性也。其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卽其後王。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爲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有後。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 几

古者室中度以几。故古人以几名室者。其諸器制度。惟几有考工之遺法也。今稱方丈函丈。卽此意。君子朝與燕坐。則設几而不敢倚。几之義重矣哉。故丹書之銘。誦訓之諫。曰無卽安于几。禮也。

## 黃山谷不言命

黃山谷道機禪觀。皆臻其妙。獨不言命。其詩文爲星命家作者絕少。其與趙言柳彥輔兩人。一方士。一日者。僅見於外集遺文而已。觀其誌非熊之墓。慨嘆夫命之不可恃。日者之不可憑。猶曰此爲非熊嘆耳。若其答林爲之。有曰由命非由拙。而放言亦云。廢興宜有命。乃知君子不可不知命。罕言之可也。

## 梧桐自生

鳳、鶉火之禽。桐、大火之精。梧桐嘗以三星見而放葉。火西流而落葉。鳳非梧不棲。以陽從陽也。一說凡燒

餘赭點之土。心星照之。則梧桐自生。是梧桐乃自生之物。非待於種也。故詩曰。梧桐生矣。用字不苟如此。

書經今文古文

六經自易而外。惟尚書最古。亦惟尚書最難讀。自孟子已不能盡信。而況焚滅之餘。口授壁藏。僅有存者。科斗隸古文字屢更。今所讀者。皆今字也。能與古文盡合乎。然古文尚書未必古。今文尚書未必非古。至若典謨分合不同。則不能無疑耳。能取舜典二十八字刪去乎。洪範康誥梓材諸篇。未免錯簡。多士多方。先後失次。能以集傳武成之例而改定乎。亦右文之世所當講也。

拆字法

易卦雖先聖之書。而於後世小術亦相同者。宋人胡易鑑者。能以易卦拆字。知吉凶。於咸其輔頰舌。得癸丑狀元。於臀無膚。得丁未探花。蓋說文臀。卽屍也。殿諧其聲。乃以無膚去肉爲殿頭之祥。而以卦爻第三知其名次。此拆字法也。易鑑嘗有易說行於世。必有可觀者。惜今不傳矣。

石介眞蹟

偶友人持宋人眞蹟相過賞鑒者。中有石介行書二十餘字。其遒勁不減蘇、黃、米、蔡諸公。余嗟賞久之。蘇、黃、米、蔡眞蹟。在世不乏。石公此蹟。眞鳳毛麟角矣。偶閱徂徠集。歐陽永叔嘗以書與介言介字怪而且異。古今皆無。天下非之。介復永叔書言自幼學書至於壯。積二十年。訖無所成。且不能自寫一刺。必倩能者。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祈請於人。則介不工書明甚。又云。屑屑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禿毫。將以取

高於人。特六藝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不過在君人左右。供事圖寫。近乎執伎以事上者。此皆强辨以解說其無能者也。前友人所藏爲僞蹟益明矣。

右疑耀七卷。明博羅張萱孟奇撰。按先生事蹟。具見各通志。及楚庭稗珠錄等書。是書舊題閩李贄撰。王漁洋古夫于亭雜錄、屈翁山新語辨之已詳。四庫提要著錄是書。復歷指其謬。改題先生名。今循覽之。仍有各書所未及糾者。如噴嚏一條云。今嶺外人噴嚏。亦或呼曰大吉利市。餘甘子一條云。正余里中所呼油柑子也。均作嶺外人語。贄閩人也。又如禱夢一條云。余庚子請告南歸。風流罪過一條云。余居京師。止是乞俸寫書。贄固未嘗仕也。至如骨肉相關一條。則云衰慈八十。膝下止萱一兒。宦遠祿微。使贄讀之。當有啞然失笑者。贄卽庸妄。恐未至此。新語云坊刻。殆不誣矣。嶺外久無刻本。十年前。玉生廣文曾代購得查氏聽雨樓藏本。仍題贄名。而缺第六第七兩卷。丙申南歸。從浙中文瀾閣借鈔足本。端居多暇。互校而重刻之。錄西園存稿內新序一首。以弁於其端。而焦、黃兩序。則不可考矣。勝國山人。夜郎自大。久已傳爲笑柄。王伯穀亦所不免。先生謂欲爲撰序。忽忽未應。宜其不無餘憾。卽如是書內林逋一條云。今之自稱山人者。又何以文爲。殆咄咄逼人。然謂百穀之書。此序專爲脩郤而然。仍未敢盡信。序與書皆贋作耳。又沈景倩野獲編。謂先生試內閣。司誥敕中書官首揆趙蘭溪。與胡元瑞密戚深交。面許必得。乃先生豫聲言。胡倘見收。當嗾言官幷首揆彈治之。故胡託病不試。而先生得之。然是書內司馬溫公之貧一條。其推挹趙蘭溪者甚至。沈氏所紀。殆傳聞之誤。且以先生之高致。早歸林下。日以鉛槧爲事者。而顧出此伎倆乎哉。嶺外著撰之富。惟邱仲深、黃才伯可與抗衡。而西園存稿而外。卽聞見錄亦僅存鈔本。則是書殆亦吉光片羽矣。乙巳小雪令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二集

疑耀 二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張萱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程）

C一四五三上

平